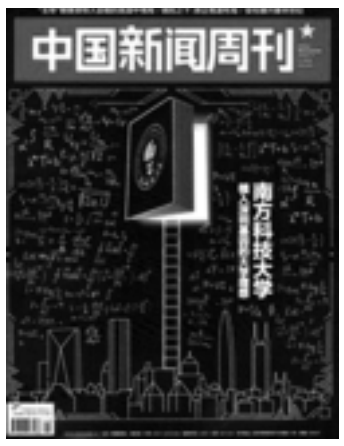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吴石将军最后的日子



1949 年 10 月 6 日（农历八月十五），国民党“国防部”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度过了 55 周岁生日，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。

吴石与妻子商议，到台北照相馆合影留念。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。在照片中，仅吴石和夫人、小儿子 3 人，明显不是全家福。或许在他心里，不久后一家人就会团聚在一起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当时，在他和很多人看来，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。很多人都相信，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。

有材料称，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“密使一号”。这种说法纯属虚构。也有资料称，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而且是中共特别党员。这种说法也纯属演绎。事实上，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他的确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。

吴石的好友、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后来充满深情地回忆：“（1949 年）8 月在台北，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。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，吴石甘冒斧钺，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。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”

10 月初，吴石再次来到香港，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、人称“小万”的万景光会面。会见后，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，送他到启德机场，目送他离去。没想到，这一别，竟成永诀。

作者 郑立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编辑出版

“横的联系”导致暴露

对吴石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，参与过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在《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》文中写道：“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，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，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，而加以有意的收集。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，特别注重数字、图表，使得朱小姐（朱谌之）转送过去的资料，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。”

后来，国民党保密局在“吴石案”档案的“综合检讨”中，对中共华东局派遣来与吴石联络的朱谌之颇多分析。“检讨”评价朱谌之“党性坚强，学能优良”，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，证明其早有应付事变的准备。“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，诚有可取法之处。”

“检讨”还认为，这次之所以能破获吴石案，皆因朱谌之与蔡孝乾等联络，暴露身份，犯了“横的联系”的严重错误。

1950 年 1 月 29 日晚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住处被埋伏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。蔡孝乾的公事包里有一个记事本，上面留下了“吴次长”的记录。这成为致命破绽，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。

3 月 1 日晚，吴石被捕。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，负责主审。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情报局局长，成为台湾情报圈极具影响的人物。从吴石的狱中手记可以看出，他 3 月 5 日到 4 月 7 日遭到频繁提审，“随时被讯问，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，心境异常刺激”。

比吴石晚一个多星期入狱的著名报人龚德柏以狱中见闻写了一部《蒋介石黑狱亲历记》，其中对“吴石案”有关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记叙。

龚德柏所住的 4 号牢房就在吴石所住的 3 号牢房隔壁。保密局监狱前身是日据时期的军人监狱，一间 5 平方米不到，空气流通很差。这样条件恶劣而狭窄的地方，因为国民党抓人太多，而人满为患。第一晚睡了 4 人，第二晚增至 6 人，第三晚又增一人，以后均为七八人，有时增至 10 人。睡的问题非常严重，至 5 月 10 日，他被他人挤得连坐都不能坐，只得站立 3 小时。“幸而只一星期，救星下降，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验，血压高至二百余度，非得安眠，有即日脑溢血而死之危险。但吴为要犯，非明正典刑不可。”那之后，牢房进行了调整，一间只住七八人了。

“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”

在国民党当局看来，“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”。

据李资生《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》一文记叙：“当他初来的时候，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。可是，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，他马上改变态度，从此，他就很诚恳、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。但他一贯的老脾气，就是吞吞吐吐，不肯直截了当地讲，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，他很难得承认，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，他总带着‘好心’来替别人洗刷。所以，我们说吴石‘诚意’‘坦白’，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，使他不能不诚实，不能不坦白。严格地说，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。”

迟于吴石 10 天入狱、和他共处一室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在 2009 年 8 月的口述，让我们读到了吴石在狱中最后的细节。

刘建修说，1950 年 3 月 10 日，他因“邮电案”被逮捕，关进保密局的看守所“南所”。

牢房的面积很小，里面已经关了两个犯人，年纪大的那人就是吴石，只是当时刘建修还不知其名。吴石有些胖，身材不高，脸形是圆的，头发很短，像个光头。

被关在“南所”的犯人，一天吃两顿饭。吃饭时，他们三人围着坐下，饭菜放在中央。从第一天起，刘建修就发现，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。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，装着别的食物，是专门给他吃的。盆子里有肉有鱼，比一般犯人的伙食要好很多。

吴石整天都很安静，几乎是从来不讲话。在他脸上，刘建修看不出什么表情。“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，可以说是相当镇定。吴石能够这样，是很不容易的；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，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。”

在白天，吴石通常一半时间在看书，其余时候就躺着，看书时就坐到光线照得到的地方。他一直在读同样的书，刘建修看到，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史纲》《世界史纲》。

吴石在保密局监狱度过了 3 个月零 11 天的痛苦岁月。因为遭受酷刑，一只眼睛失去光明。

他心里知道，几乎没有指望走出这深牢大狱。他断断续续草就了遗书，遗书写在《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》的背面，为行草所书。多少年后，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这 2000 多字的遗书。

吴石写道，自己就读保定军校与留学日本，均得以第一人卒业。任事以还，忠慎勤清，绝不丝毫苟且，一息偷安。朋友多以“十二能之人”看他，因为娴熟中外古今兵学，通文学，能诗、能词、能书、能画，会英语、日语，能骑、能射、能驾、能泳。“不图今日竟陷此悲境，不能自保其身，亦可痛也。”

他回忆了自己 29 岁与夫人王碧奎结婚，壮年气盛，家中事稍不当意，便辞色俱厉，但碧奎对他忍让有加，亲切相待。30 年夫妇，极见和睦。此次累及碧奎，感觉真是有负于她。

“提及儿女，至为伤心。”他最钟爱的小儿子才 6 岁，从未久离膝下，朝夕拥抱调笑，让他忘忧。春天刚报名入私立幼稚园，还没见到他入学就被捕。“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？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。”

最后他写道：“十余年来风尘仆仆，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，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，致读书养性功夫，大大欠缺，而有今日失足。夫复何言，夫复何言！”

就义马场町

1950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，随着对吴石等人侦讯的结束，对于“吴石案”相关人员的最后处理也提上了日程。

4 月 7 日，“国防部”参谋总长周至柔签报蒋介石，提出审判人员组成的架构，请示如下：“奉：交办本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叛乱一案，业饬军法局侦讯终结，依法应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庭。陈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? 、简三军法官宋膺三为本案审判官外，拟请指派战略顾问、二级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，战略顾问韩德勤、刘咏尧为审判官。当否，签请示遵。”4 天后，蒋介石批示“可照办”。

由此，对吴石等人进入审判程序。经过 1 个多月的审理，6 月初，蒋鼎文、韩德勤、刘咏尧呈文周至柔，提出对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、朱谌之给予重判，但免于死刑。周至柔转呈蒋介石。6 月 7 日蒋介石阅后大怒，严厉地批示：“蒋鼎文、韩德勤、刘咏尧审判不公，并为罪犯说情，殊为不法之至，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。”就此，审判意见发生逆转。

1950 年 6 月 10 日，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。下午 4 时，由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，韩德勤中将、刘咏尧中将等任审判官的“特别法庭”在国防部军法局开庭。审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，贴墙站着一溜头戴钢盔、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。

整个审判时间很短，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“要犯”的姓名、年龄和籍贯后，就匆匆宣读了死刑判决，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，立即执行。实际情况是，蒋介石亲自“核准”的《总统宁高字 390084 号》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。

刑车从青岛东路的军法局开出，一路经过上海路、南海路几个街区时，阴霾了大半天的台北下起了连绵的六月雨。沿途不少军民冒雨观看。

一刻钟后，刑车抵达“马场町”。这是河边的一片坡地，空旷而荒凉，早在日据时代，就是处决犯人的场所。四人在此就义。

当时情形，唯有香港《星岛日报》第二天在头版显要位置做了报道，在当时颇为轰动。报道的大标题为《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》，还特别加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《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》。

报道说，6 月 10 日下午 4 时，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军法审庭长蒋鼎文升庭，依据惩治叛乱条例，将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、朱谌之 4 人判处死刑。四人闻到，默无一语。

随后，书记官桑振业走近被告席，通知四人：如有遗言，准许当场书写。吴石、陈宝仓和朱谌之都留下了简单遗嘱，聂曦则“迷惚不复书写”。10 分钟后，遗嘱写完。

四人在庭上饮酒颇多，旋由宪兵押登卡车，抵马场町刑场。四人经行刑宪兵扶持下车，“举步已见艰难”。4 时 30 分，四人自左至右跪于刑场坡地。一声“执行”的命令，四宪兵执枪行刑。枪声齐响后，四人同时倒地。吴石惨叫一声后，其心脏缓缓自伤处突出。“吴石中两枪毙命，朱谌之中六枪始毙命，血流遍地，事后分装入四具薄棺掩埋。”

报道透露，吴石事前早知难免一死，遗书早在狱中草就，当堂只写诗一首。至于这首诗写了什么，《星岛日报》未透露一字，之后也无后续报道，把悬念留给了读者，也留给了历史。

几年前，我从吴石中将家人手中看到吴石最后的手迹，读到这首用生命凝结成的诗句。这首诗是吴石在狱中就写在遗书之末的，庭上再书写了一遍。诗写道：

天意茫茫未可窥，遥遥世事更难知。
平生殚力唯忠善，如此收场亦太悲。
五十七年一梦中，声名志业总成空。
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差堪对我翁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1950 年 8 月 10 日，因“吴石案”受牵连的吴石副官王正均、作战参谋林志森就义。至此，因“吴石案”遭杀害的人士达 6 人之多。因“吴石案”受牵连者逾 200 人。总数字有多少，只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。

1994 年，吴石将军遗骨回归大陆，和夫人合葬于北京香山公墓。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上写着：吴石将军、王碧奎夫人之墓。墓碑背面记刻着：胜利后反对内战，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，功垂千秋。1975 年，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。

1949 年 10 月 6 日，农历中秋节，吴石和夫人王碧奎以及小儿子合影留念。这是吴石的最后一个生日。

陆家 传媒 遗失注销减资公告 021-59741361 13764257378(微信同号)